



影视同期声·小说系列

罪案终结

杨骏 吕金铃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影视同期声·小说系列

罪案终结

杨 骏 吕金铃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罪案终结/杨骏,吕金铃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2.10

ISBN 7 - 5399 - 1841 - 1

I. 罪... II. ①杨...②吕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
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7569 号

- 书 名 罪案终结
著 者 杨 骏 吕金铃
责任编辑 于奎潮 庄眉舒
责任校对 蓝 潮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0.75
字 数 25 万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99 - 1841 - 1/I·1742
定 价 1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—

陈洋万万没有想到能再见到马慧慧，而且是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。

马慧慧和十年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，就这样和他平视着。尽管略显丰腴的脸颊和光洁的柔肤使得马慧慧平添了几分妩媚，但固执的眼神依旧证明她还是当年那个决断的马慧慧。

而陈洋已经不是那个出道不久的小警察了，他已经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案队的队长，在这个城市里，他的名字甚至可以成为镇恶的辟邪。十年。刀头舔血的刑警生涯让陈洋变成了鳞甲包裹的动物，山崩于面前而不惊的硬汉。但是，马慧慧毫无预感地出现，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刀削斧劈地击中了他。

刹时，陈洋被无边的大水漫过头顶，迅速坠向黑暗。

“带我进去，我要采访！”

马慧慧中止了陈洋的窒息。陈洋立即恢复了尖锐带着点阴沉的眼神。

这是城东著名的红星幼儿园。——十几名幼儿被歹徒劫持，生死不明。陈洋赶到的时候，幼儿园已经被警察和警车团团包围，闻讯赶来的幼儿家长急得欲哭无泪，马路上黑压压站满了围观的群众。

马慧慧带着摄像师几次要闯警戒线，警察被激怒了：“再动我就

把你们铐起来！”

陈洋赶到时，马慧慧已急得眼睛发红。当她一眼望见陈洋时，顿时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般大声叫起他的名字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陈洋惊愕万分。

十年前，大学毕业的马慧慧只身去了深圳再无音讯，他以为，今生再也无缘相见，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已经不再去想马慧慧了。

“我没时间跟你解释！”马慧慧几乎吼起来，但在陈洋坚定的目光下，她瞬间选择了妥协。“我是电视台《焦点报道》记者虹剑，我要进去采访！”

警察一般是不看电视的，如果连陈洋这样的警察都知道名字的，一定是非常有名的大记者。陈洋非常惊诧，如此说来，马慧慧回到江洲已经好几年？怎么连她爸爸都不知道？

肩扛摄像机的帅小伙叫王方，是马慧慧的铁杆部下，此刻也冲过来，“我们有正当采访的权利。”

马慧慧拔脚向前冲。

陈洋突然出手，马慧慧差点被拽个跟头。

马慧慧挣扎，“里面有被劫持的孩子！”

“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保证他们的安全。”陈洋自信马慧慧一定听说过陈洋的承诺意味着什么，“你进去只会添乱，明白吗？”看着她着急上火的眼睛，陈洋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“记者虹剑”有如此大的影响力。他拍拍马慧慧的肩膀，郑重地说：“我保证给你一条好新闻。”

马慧慧被陈洋的微笑打动，下意识地点点头。

劫持人质的歹徒名叫金虎。半小时前，金虎和金豹兄弟在抢劫银行时被警察堵住，两人分头逃窜。金虎一头闯进了幼儿园，劫持了“大一班”的十几个孩子和班主任童彤老师。

年轻的童老师临危不惧，与金虎周旋，借着捉迷藏的游戏，偷偷掩护孩子们逃离了教室，等金虎发现的时候，教室里只剩下两个孩

子。暴跳如雷的金虎打破了童老师的头，并向外开枪泄愤，扬言立即让警方的局长出面谈判，否则就要引爆身上的炸药包，与老师孩子同归于尽。但今天吴局长去了省城开会，此刻正在赶回江洲的路上。

陈洋静静地听着武警刘大队长的介绍，一边脱去外衣。片刻，陈洋用绷带缠住自己的右臂，将枪塞进松松垮垮的毛衣里。

刘大队长知道陈洋想干什么，迟疑地望着他。

陈洋摇了摇头说：“来不及了，现在我就是吴局长，喊话吧。”

喇叭刺耳地响了起来，“金虎，你听好，我们吴局长马上过来，同你谈话，有什么要求你可以跟他提，你不要冲动，不要乱来啊。”

全场近千双眼睛一下子聚集在缓缓移动的陈洋的身上，甚至连房屋顶上的武警狙击手都忍不住离开瞄准镜，张望一下走向幼儿园的陈洋。

四周变得死一样的寂静。

马慧慧的手心捏出了汗。

王方的摄像机镜头死死地盯着陈洋。

陈洋左手高举着两瓶矿泉水，一步步走进幼儿园的铁栅栏门，一步步走向金虎占据的“大一班”教室。

金虎紧紧盯着陈洋走近教室，额头上渗出密密的汗珠，持枪的手在抖动，枪口不断地撞击着童彤的额头。

陈洋从金虎的眼中读到了绝望，心中一沉，面对这样一双濒临干死的鱼眼，一切谈判都不过是寻找时机的技巧而已。

被劫持的童彤老师年纪很轻，出乎意料地平静，尽管顺着脸颊而下的鲜血已染红了素色的连衣裙，尽管金虎粗暴的手臂几乎勒断了她的脖子，但她却镇定地甚至笑吟吟地看着陈洋，让他有些吃惊。越过童老师的身体，陈洋看见金虎胸口捆绑了炸药。而顺着童老师微笑的目光，陈洋看到了蜷缩在教室一角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，他们因为恐惧在浑身发抖，睫毛上沾满了泪珠，女孩子手上还有一个被摔坏的洋娃娃。陈洋忽然明白，童老师是在竭力用她的镇定和微笑安慰

那两个年幼的孩子。

金虎毒焰般的目光在陈洋的脸上扫来扫去。

陈洋看着金虎突然一笑：“我姓吴，口天吴，你贵姓？”

金虎猝不及防，“别多话，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？”

“矿泉水，我想你肯定口渴了。”

“放你妈的屁，你想毒死我是不是？”金虎突然暴躁起来，“放在地上！”金虎的枪几乎戳到童彤的皮肤里去了。

“不要冲动！”陈洋指了指自己右手的绷带，“你看我特意从医院赶过来看你，你怎么一点诚意都没有？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嘛，只要我能办到。”

“吴局长，你好，”枪口下的童彤居然灿烂地笑了起来，“这位先生，你看，公安局的吴局长都来了，我看你就放了小孩子们吧。我可以跟你走。”

金虎没有答腔。

陈洋仔细地观察着金虎，斟酌着词句：“我这个局长说话还是管用的，你先放了孩子，表明你的诚意。”

金虎沉默了半天后，突然说：“撤掉周围的警察，给我一辆车，我认为安全了，我会放人的。”

陈洋微笑着摇头，“先放孩子。”

金虎再度暴躁起来，“你他妈再罗嗦，我一枪崩了她。”

金虎拿枪乱点着童彤的头，童彤痛得直咧嘴。

陈洋心里焦急起来，脸上却依然保持着和蔼可亲的笑容，“你不知道，外面有多少神枪手？他们可都是百步穿杨的好手，金虎你应该知道击毙杀人犯是可以立大功的。”

“大不了一起死！”金虎的眼中再度泛起绿光。

陈洋叹口气，“其实你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如果不能活着享受这笔钱，那么，它不就变成一堆废纸了吗，对不对？”

金虎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陈洋。

“要说人质，我才是最有用的人质对不对？”陈洋观察着金虎的

神情，用手点着他，“你就不能文明一点吗？我们这么漂亮的女老师被你给打伤了头，还有，金虎，你把枪拿开一点，不要走火伤到了人，这样你就罪不可赦了。”

金虎突然下了决心，把枪一挥，“两个小东西快给我滚。”

两个小孩子突然被金虎大喊一声，吓得抬起头看着童老师。

陈洋上前挪动脚步：“这才像话嘛。”

“你别动，”金虎的枪口一下子指向陈洋。

童彤如获释重，连声说：“壮壮，玲玲，听老师的话，快点出去，快点！”

叫壮壮的男孩子看了看几个大人，飞快地冲出教室，玲玲却一动不动。

“玲玲，快出去！”童彤的心都揪起来了。

玲玲猛然站起来，小脸憋得通红，手指着金虎大哭，“你这个坏蛋，踩坏了我的娃娃，我要你赔，你赔！”

节外生枝，陈洋和童彤同时紧张起来。陈洋心里像堵了团火，只感觉胸口的枪已经发烫。玲玲走向金虎，将手中的娃娃砸向金虎，金虎本能地将手中的枪口对准了玲玲。

陈洋一步跨过去将玲玲抱在怀里，自己的整个后背暴露在金虎的枪口之下。

金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，手指在枪口的扳机上生生地止住了。

陈洋若无其事地抱着孩子走向门口，嘴里哄着孩子，“别哭了，漂亮的娃娃多的是，我们再买一个就是了，乖……”

枪口始终指向陈洋宽阔的后背。

陈洋抱起孩子走到门口，斜射的阳光照进门里，暖洋洋地泛起光辉。放下孩子，陈洋乘势蹲下身子，轻声说：“去吧，玲玲，爸爸妈妈在外面等你呢。”

孩子跑出去了。陈洋借门上玻璃的反光观察着金虎。

金虎松了一口气左手依然勒紧了童彤，右手缓缓收枪。

陈洋猛地抽枪，回身射击。

金虎闷声倒下，到死他也不明白这一枪是怎么毫无征兆就射向了自己。

死亡比想像更快。

枪声刚落，陈洋冲到金虎的尸体旁边，一脚踢开金虎的手枪。

童彤这才反映过来，尖叫一声，慢慢瘫倒。陈洋一把扶起她。

童彤伏在陈洋怀中放声大哭。

这时，从几面窗户飞扑进武警战士。陈洋扶着软软的童彤对大案队的老董交待，“赶紧拆弹”。

童彤擦了一下眼泪，泪水和着血迹在脸上晕出灿烂的红色像润泽的国画。

“谢谢你，吴局长”。童彤有点不好意思。

陈洋看着这个眉目含笑的女孩子，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童彤被看得低下头，脸更红了。

刚刚赶到的吴局长在远处含笑望着他。

陈洋刚要过去，几台摄像机，十几个话筒和采访机之类的玩意儿便包围了他。

“吴局长，请问你是如何解决人质危机的？”

陈洋觉得有些尴尬，他推开几乎塞进他嘴里的话筒，走向吴局长，抱歉地笑着，“报告局长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我冒充了一下您，当了一回局长。”

吴局长哈哈大笑，“这不是没有可能的，好好干吧，洋子。”

所有的记者在一瞬间的惊诧后，又潮水般扑向吴局长。

陈洋的目光开始寻找马慧慧。

这么重要的采访现场，马慧慧却不见了。

在乱糟糟的人群外面，陈洋终于看见马慧慧正离开现场的背影。陈洋奋力拨开人群，挤出圈外，马慧慧早已没有了人影。

陈洋足足楞了有五秒钟，他大口地抽着烟，使劲地喷出烟雾，在烟雾中打量面前异常热闹的场景。他终于确信马慧慧的出现不是虚幻，是真实的，刚才远远走去的背影，和十年前的绝尘而去一模一样。

那个可以算青梅竹马的女孩，那个自从他考上警校就疏远他的女孩；那个一去深圳杳无音信的女孩，居然几年前就回来了？居然连一个招呼也没有？但，陈洋以他审阅过上千人眼神的职业敏感，又觉得她对自己决不是形同陌路般的生冷。职业的判断是不是被感情的直觉左右了？陈洋这个老练的神探竟也一下乱了方寸。

于是，陈洋决定不再纠缠空洞的推想，他拿出手机给老马打电话。

老马就是马慧慧的爸爸，市局刑侦处副处长马奎荣，陈洋的师傅。在拨号时，他才想起，今天是老马最后一天在处里值班。明天，他就要退休了。

陈洋打电话来的时候，老马正坐在办公桌前，玩弄着一张几天后去深圳的火车票。

老马是陈洋刚进队里时的刑警队长，在陈洋的名字还没有叫响以前，马奎荣可是市里刑警的一块金字招牌。陈洋到了他手下后，几年就有青出于蓝之势，成了老马的得意门生。

他对陈洋一百个放心。所以，今天的现场虽然严峻，但他知道，陈洋去了，一定能解决危机。听到陈洋在电话中的通报，他连说了几声好样的，然后，他就听到陈洋犹豫着说：“师傅，还有一件事。”

“是吗，还有什么惊喜要告诉我？”老马心情很好地开着玩笑。

“你猜我今天遇到谁了？”

“谁？”

陈洋突然意识到不妥，生生咽下了“马慧慧”三个字。

“吴局长。”

老马乐了，这个宝贝徒弟看来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说话颠三倒

四，“见到吴局长也算个大事？”

“算了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”

老马摇了摇头，这小子也会卖关子了？

挂上电话，办公室一片寂静，人还没有从现场撤回。老马怔怔地看着手中的火车票，一种难以言状的感慨涌上心头。

去深圳？老马真的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一天。

当年，女儿出走，连句“再见”也没说。也是，女儿生在这个刑警家里，真是难为她了。她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，她妈妈去世以后，女儿就像个没爹没妈的孤儿，什么事都靠她自己。大学毕业后女儿便去了深圳，一晃十年了，除了偶尔有个问讯的电话外，老马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女儿。

一想到女儿，老马就有些心痛。刑警真不是正常人干的活，这几十年，老马就像个高速运行的机车，一路狂奔不知疲倦，连分心都要冒着出轨的危险。

现在，老马准备还债了，退休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深圳找女儿，他要用下半辈子证明给女儿看，他也可以做个慈爱的父亲。

老马仔细地将车票放进贴身口袋，抬头打量一下办公室。空荡荡的房间，柜里的文件依然整齐地排列着，明天这里就要换主人了。

老马叹了口气，拉开抽屉，一只拳击手套突然直扑面门。

老马吓了一跳。抽屉里的拳击手套连着弹簧在眼前怪异地舞蹈，老马看清楚了，颤动的手套上写着“老头，给我顶住”。

老马忍不住笑着一拍桌子：“小兔崽子给我来这一手”。

几个年轻的警察嘻嘻哈哈地进来，对着老马直做鬼脸。

“给我顶住”是老马的口头禅，也是刑警队员们耳边的一句咒语。老马年复一年地对他们唠叨，为他们鼓劲，直到老马自己花白了鬓发。好个风水轮流转，终于该着小辈们给这个行将退休的老头打气了。

老马拉下脸：“这是你们干的？”

“可不是，我们进队没少受你的教育。”

“今天,我还是你们的副处长。”老马故意恶声恶气地叫着,他知道,对付这帮提着脑袋干活的刑警,不夸张点是不行的。

老马还是失算了,几个小年轻根本不再乎,“算了吧,明天你就是一个平头百姓了。”

侯勇甚至坐到老马的桌子上,大大咧咧地说:“喂,老百姓,退休了准备干什么?”

老马绷不住,笑了,这帮小子们对自己算是了解透了。

“我已经定了去深圳的火车票了,准备过几天就走”。

“噢,真的走呀,准备给你女儿做保姆吗……”

侯勇的话被丁丽给截断了。

做内勤工作的丁丽对老马的情况大致了解,她瞪了侯勇一眼,又去戳他的腰。

老马心里突然痛了一下。家丑不能外扬,偏有人知道,女儿十几年没叫过一声“爸爸”,应该算是家丑了吧。

十几年前老马在外地追捕逃犯,一个曾被老马处理过的歹徒对老马家里进行报复。等他回来,老伴已经在骨灰盒里了,骨灰盒在女儿怀里紧紧地抱着。尽管刑警队的弟兄们已经给他报了仇,但是女儿从此再也没有叫过一声爸爸。

那一年马慧慧十三岁。

见老马脸色不好,侯勇赶紧打岔,“我说老百姓,今天队里在家的人请你喝顿酒,算是庆祝你光荣退休,明天怕又聚不齐了。”

“还算有良心!”老马满意地点着头掏出钱包,“去门口多炒几个菜。”

侯勇按住老马的钱包,说:“咱是警察,不能让老百姓掏钱嘛,对不对?”

老马点点头,感慨地说:“喝了这顿酒,以后我就是客人了。”

侯勇拍拍老马的手臂,“马处,以后你只要想喝酒,我随叫随到。”

老马被侯勇的一句话说得心里热乎乎的。

几个年轻人出去炒菜了，老马又想到了陈洋，这小子怎么还没有回来？

陈洋已经进了公安局大院，迎面碰到几个刑警押着金豹下车。

在金虎毙命没多久，金豹也在郊区被抓获。显然，金豹已经知道金虎被陈洋击毙。当他听见有人叫陈洋的时候，猛地停下脚步，死死地盯住面前的陈洋。

陈洋也在打量着他。

看上去，金豹比金虎还要冷酷得多，幸亏及时抓住了他，否则这将是比金虎更加危险的角色。

金豹被陈洋看得暴躁起来，喉咙里咕咕作响，对着陈洋咆哮起来：“你等着，有朝一日，老子出去，一定杀你全家”。

旁边的警察给了金豹一枪托，“老实点！”

金豹狂暴地挣扎着。

陈洋轻蔑地笑了笑，摘下太阳眼镜，说：“仔细看清楚了，我一定等着你。”

金豹被押走。

“陈队，金豹弟兄俩的暂住地被查到了，需要仔细搜查。”一个刑警上来向陈洋报告。

陈洋想了想，“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有事要去找一下马处。”

陈洋向办公室走去，心里波澜起伏。

在路上，陈洋已经在电视台保卫科证实了虹剑就是马慧慧，到台里已经工作六年多了，老马和他一样一直蒙在鼓里。

陈洋不知道该怎么对老马说，因为他不知道天下有没有父亲能接受这样的事实。

但他必须说。因为老马已经定好了去深圳的火车票。

老马见到宝贝徒弟到来，兴奋得两眼放光：“洋子，咱们今天喝它个痛快，好歹退休了嘛，风风光光地大醉一场，怎么样？”

陈洋欲言又止。

老马不禁警觉起来，“你到底遇上了谁了？”

“马慧慧。”陈洋犹豫再三，重重地吐出三个字。

“谁？”

“马慧慧，你女儿”。

老马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但从陈洋的神态上看，这绝对不是个好消息。老马沉默着，在调整自己接受打击的心理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在现场。”

“她到现场去干什么？”

“采访。她是电视台的记者。”

“电视台？”

“你知道电视台有个记者叫虹剑吗？”

“虹剑？”老马被一连串的信息给弄蒙了。虹剑，他当然听说过，很多热点社会新闻都是这个记者采访的。

“那就是她。”

老马还没有缓过神来，喃喃地，“这不可能，不可能……”

陈洋叹了一口气，“我已经证实过了，虹剑就是马慧慧，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。”

陈洋终于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，长长地出了口气。

老马也终于弄清楚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：剑虹就是马慧慧，就是自己以为还在深圳的女儿。

老马极力想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，但额头的青筋已经暴起。

“这么说她回来已经几年了？”

陈洋看着呼吸不匀的老头，实在不知道怎样安慰他。

“也没有几年，大概也就是有一阵子了吧。”

“一阵子，你这一阵子是多久？”老马终于咆哮起来。

一声咆哮将刚进门的几个小年轻给吓呆了，侯勇等几个人端着炒菜，拎着酒，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
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谁也不相信，马处在退休前夜对自己钟爱的徒弟，刚刚才解决了人质危机的大案队队长陈洋发这么大的脾气，简直是暴跳如雷。

老马吼过之后，就不再吭气，转过身子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

陈洋看着门口几个人笑了笑，摆了摆手说：“进来呀，怎么，大家喝酒呀？”

侯勇说话结结巴巴：“陈队，我们给马处庆祝一下，马处说还要等你呐。”

陈洋笑了笑，走过去扶住老马的肩膀，“师傅，我今晚就不陪你了，查到了金豹的暂住地，我得去一下。”

老马终于平静下来，“你去吧，来，我们来喝酒。”

几个年轻人疑惑地看着这师徒俩，实在搞不清他俩是怎么一回事。

陈洋犹豫了一下，“下回我请客。”

老马已经坐在沙发上开酒瓶盖，不耐烦地挥手：“忙你的去吧。”

去搜查金豹暂住地回来的路上，陈洋没有开车，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一直闷闷不乐地抽着烟。

回到局里，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，陈洋决定立即去电视台。

因为他不知道明天怎么面对老马。

马慧慧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，

她已经是很有名的记者，应该明辨是非，应该讲道理了。

一个成年人应该学会理解自己的父亲了。

一个警察干到众叛亲离是个什么滋味？而这个人就是你马慧慧的父亲，一个劳碌一生两鬓霜白的老头，一个挂满荣誉受人尊敬但被自己女儿无情抛弃的退休老头。

真不知道这个爱面子的犟老头回家后如何打发余下的岁月。

陈洋觉得自己有一万个理由去说服马慧慧，她得向她的父亲道

个歉。无论以他和马慧慧的关系，还是以他和老马的关系，陈洋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去维护父女俩之间的正常相处。

电视台很快到了，陈洋抬头看看灯火通明的电视大楼，突然觉得失去了进去的勇气。他叹口气，决定等在门口，等马慧慧出来。他知道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新闻，“虹剑”是肯定在忙碌加班的。

陈洋没猜错，马慧慧确实在工作。

马慧慧不但是名记者，而且是《焦点报道》栏目主任，有七八名精干的手下，包括王方。

此刻，白天拍的素材正在剪辑机内一幕一幕地闪过，马慧慧凝神望着，过去的一切又排山倒海般向她袭来。

这么多年未见，陈洋的形象依然很帅，其实，这个儿时的同学和玩伴，一直在她心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。尤其是失去母亲以后，陈洋几乎就是她最主要的精神依靠，是陈洋陪她度过了最孤寂的少女时光。

和少女时代相伴的异性，一定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印迹，不论他今后是否会成为她的丈夫或情人。

但浪漫的童话没有继续下去。他们的断裂发生在高中毕业的时候。陈洋执意报考警察学校，理由竟是崇拜她那大名鼎鼎的父亲，一个连她自己都见不到几面的父亲。因为母亲的惨死，她痛恨父亲的职业，所以，陈洋的一意孤行让马慧慧非常失望。各自进入大学后，由于马慧慧的有意回避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淡漠。去深圳的火车站后，她大哭了一场，在心里，她向她少女时代最亲密的人作了决绝。当时她以为，她永远都不会再回到这个令她伤心的城市了。

王方走到她身边的时候，她知道自己又心猿意马了。

马慧慧起身将剪机台让给王方。部门里的人都知道，她从来不接触警察题材的报道。

“我已经请过假了。”王方惊愕地说。

马慧慧对王方很有好感，小伙子高大帅气，做事麻利，能力强，虽出身高干家庭，身上却没有一点公子哥儿的毛病。

“我马上要去火车站。”王方的女朋友大学毕业了，分回来工作，小伙子今天晚上要去接他青梅竹马的小恋人。

又是一对青梅竹马。马慧慧笑了，算起来，她和陈洋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吧。

“你女朋友干什么职业？”

“警察。”王方似乎挺自豪

马慧慧吃了一惊，又是警察？她望着屏幕上的陈洋，不由苦笑，怎么就摆脱不了警察呢？

等马慧慧剪辑完了，已是后半夜了，她走出电视台的大门，就看见路边停着一辆挂着警牌的吉普车，心中一沉。其实她也知道，自从白天见到陈洋，就意味着六年多隐姓埋名的生活彻底结束了，无穷无尽的麻烦可能从此纠缠过来。虽然她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但仍没有想到会在今天，在那样一个场景，与陈洋，与她过去的一切相遇。

现在，已经躲不过去了。马慧慧稳了稳神，镇定地走过去。

果然，车里坐着陈洋，他睡着了。马慧慧敲敲玻璃，陈洋一下子被惊醒了。面对突然而至的马慧慧，陈洋竟不知该说什么。还是马慧慧自己拉开车门上了车。

月华如水，两人都端坐不语，沉默了很久。

“加班这么晚，去吃点夜宵吧。”陈洋终于打破了沉默。

“随你的便，反正你是有备而来。”马慧慧朝椅背上一仰。

陈洋确实有备而来，他并没有直接带她去吃夜宵，而是把车开到海边的大道旁。

以前，他们都曾住在这一带。如今这里成为著名的风景区和高档度假区。当年，这海滩是他们的天堂，陈洋几乎每天都陪着马慧慧在这儿散步。从前的马慧慧是最愿意向他倾诉的。那段日子是陈洋最温暖的回忆。

陈洋有意将话题引向当年，马慧慧出乎意料地配合，甚至补充着